

人文中國學報

SINO-HUMANITAS

第 十 一 期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人 文 中 國 學 報 編 輯 委 員 會

2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文中國學報

桑園題

第十一期

香港浸會大學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本刊稿件全部經過隱名評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人文中國學報.第11期/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
ISBN 7-5325-4165-7

I. 人… II. 香… III. 社會科學—文集
IV.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58399 號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一期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編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版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9×1194 1/32 印張 20.5 字數 509,000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4165-7

1·1817 定價: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系 T:0512-52391383

《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
(姓氏筆畫為序)

文潔華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系 / 宗哲系

宗靜航(執行編輯)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林啓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周國正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陳永明

前香港教育學院 語文教育學院

單周堯

香港大學中文系

馮耀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II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一期)

黃國彬

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

葛曉音(主編)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鮑紹霖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鄭健行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羅秉祥

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

《人文中國學報》顧問委員會

(姓氏筆畫為序)

安樂哲(Roger T. Ames)

University of Hawaii

吳宏一

香港城市大學

吳清輝

香港浸會大學

余英時(Ying-Shih Yu)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李歐梵(Leo Ou-fan Lee)

Harvard University

周策縱(Tse-Tsung Chow)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韋政通

臺灣文化大學

徐中約(Immanuel C. Y. Hs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V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一期)

孫國棟

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

張玉法

臺灣中研院

傅佩榮

臺灣大學

趙令揚

香港大學

劉述先

香港中文大學

劉殿爵

香港中文大學

謝志偉

澳門大學

顏清湟(Ching-hwang Yen)

University of Adelaide

目 錄

唐代翰林與文學

以文史結合作歷史 文化的探索

傅璇琮 1

“文人小說”與“奇書文體”

浦安迪 39

南戲的分化及傳播

——以東南沿海地區為中心的考察

田仲一成 57

中國古代詩論發展和樂論、畫論和書論的關係

——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一個新思考

張少康 107

從詩的比興到詞的寄託

——常州詞派以寄託說詞的理論來歷及其實際批評

吳宏一 149

探索詩歌分體研究的新思路

——以詩騷體式為例

葛曉音 181

特邀發言

- 高辛勇
- 陳國球
- 賈晉華

- 鄭健行
- 黃子平
- 劉楚華

- 單周堯
- 周建渝
- 吳淑鉅

論文

- 香港詞語比較研究 邵敬敏 243
Comparative Studies on Hong Kong Dialect's Words Shao Jingmin

- 玄牝象與原子論
——東西方本原哲學的差異 李葆嘉 259
Meta-Female Symbol and Atomic Theory: Differences
between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Ontological Philosophy Li Baojia

-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再檢討 陳尚君 291
Another Critique on *The Poems in the Pre-Qin Days, the Han, the Wei, the Jin,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Chen Shangjun

- 陶淵明的思想創獲與實踐工夫 鄧小軍 311
Tao Yuanming's philosophical achievement and practice Deng Xiaojun

- 明僧紹與棲霞立寺史實考
——重讀《攝山棲霞寺碑》與《明徵君碑》 程章燦 333
Ming Sengshao and the Foundation of Qixia Temple Cheng Zhangcan

- 從《廣雅疏證》看王念孫的聲義相通說 陳雄根 345
An Investigation of Wang Niensun's theory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sound and meaning (sheng-yi hsiang-t'ung sho) through the
reading of *Kuang-ya Shu-cheng* Chan Hungkan

- 詩心與故事
——林庚《中國文學史》論小說和戲劇 陳國球 397

- Stories in a Poetic Mind: Ling Geng's Interpretation of Fiction and
Drama in His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K. K Leonard Chan

- 《漢語大字典》義項辨正八則 郭鵬飛 419
A Discussion of Eight Lexical Items in *Hanyu Dazidian* Guo Pengfei

- 北宋“新學”名義考論 方笑一 441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name “New Scholarship”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ang Xiao Yi

- 東漢趙壹《非草書》作時考 馮翠兒 453
A Critical Inquiry on the Written Time of Zhao Yi's
“Fei Cao Shu” in the Dong Han Dynasty Fung Chui-yee

第一屆中文系研究生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載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主辦 2003 年 12 月 6 日—8 日)

- “V 著也是 V 著”格式試析 宛新政 471
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V 著也是 V 著” Wan Xinzheng

- 不斷的樂舞,永遠的祝福
——試論齊梁樂舞詩 大村和人 485
Everlasting music and eternal happiness: The study of
poetry of music in Qi and Liang dynasties Kazuhito Omura

- 情真? 情貞: 論馮夢龍在《三言》中的情愛觀 張嘉蘭 511
Is Authentic Love or Chastity? The Nature of Feng Menglong's
Discourse on “Teaching of *Qing* (Love)” in His *Sanyan* Collections
Catherine Chia-lan Chang

IV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一期)

記憶的寓言

——論白先勇與“臺北/人”小說書寫的脈絡

楊佳嫻 539

Pai Hsien-yung and Taipei/Taipei People in Post-War Taiwan Fiction

Yang Jiaxian

試論歷代文評對唐宋古文運動的整合

馮志弘 577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riticisms on the Configuration
of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ung Chi Hang

書評

《四庫提要辨證》

陳尚君 605

《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家書》

龍建春 615

《〈清代學術概論〉導讀》

馬世年 627

《經學與中國古代文學》

唐景珏 黃文熙 635

註：《人文中國學報》(第十期)張錯教授的服務單位為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語文學系

唐代翰林與文學

——以文史結合作歷史 ——文化的探索

中華書局前總編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 傅璇琮

我從事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除作家作品專題考證、論析外，總有一種意趣，就是想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狀況，由此進一步探討某一歷史時期社會特有的文化面貌。古代士子，也就是知識分子，往往是詩文、戲曲、小說描寫的對象，而我們現在，也可以並應該將其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正因如此，我於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前期，就想以唐代科舉作為中介環節，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試圖文史結合，選輯有關歷史記載與文學描述的材料，來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想由此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這就是後於1986年出版的《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我想，研究中國社會及其文化形態，我們如能打通文、史、哲等相關學科，著重於探討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及社會處境，這將有利於對文學發展作全面的把握與歷史的考察。中國大陸自九十年代以來，在這方面已有一定成果，較早如南開大學羅宗強教授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今年我所看到的，如有《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周明初著，東方出版社）、《市民、士人與故事：中國近古社會文化中的敘事》（高小康著，人民出版社）。這一研究動態，確也值得注意。

唐代翰林學士，應該說是當時士人參預政治的最高層次。翰林學士院與翰林學士，設置於盛唐，即唐玄宗開元後期。其與

科舉制度一樣，從唐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清代。作為社會政治文化的一種重要現象與封建時代文人的必然求仕之途，翰林學士與翰林院，以及以進士為核心的科舉制，是研究唐至清一千二三百年間歷史文化所不能回避的。翰林學士與翰林院，可以從史學與文學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從史學角度研究，則側重於制度的建置、人員的構成，以及職能作用、參政方式等等；從文學角度，則可以把重點放在當時文人參預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態，從而以較廣的社會角度來探討這一特殊文學群體的生活方式及文學創作。這樣做，其涉及面可能較為廣闊，而探索到的東西則可能更有新鮮感。

就研究課題而言，唐代翰林與文學，其容量是相當大的。先是文獻的整理，唐代雖有韋執誼《翰林院故事》、元稹《承旨學士院記》、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記有一百七十餘位翰林學士任職年月與官銜，但所記仍有漏誤，且祇至懿宗咸通年間，唐末僖宗、昭宗、哀帝三朝，因時已動亂，即未有記。近代前輩學者岑仲勉先生對韋、元、丁三書均有所訂補，並對僖、昭、哀三朝翰林學士重加補輯^[1]。但岑氏所著都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由於當時條件所限，不免尚有疏失，我們現在還應加以訂補。另外，唐代翰林學士中有不少詩文名家，從盛唐至晚唐，歷朝都有，如蘇源明、陸贄、梁肅、王涯、白居易、令狐楚、李紳、李德裕、元稹、柳公權、吳融、韓偓，等等。在他們一生中，任翰林學士時間並不長，一般祇不過幾年，但翰林學士的政治經歷，對其人生態度與創作思想，還是有特殊影響的，而這方面，我們過去往往未加注意。如白居易撰寫《新樂府》，一般均將其歸屬於立足現實，反映民間疾苦的創作觀念，實際上這是白居易於翰林學士任內，從翰林學士的職能出發，立意於“時間得至尊”，將其創作視為反映民情國政的奏議性詩篇。也正因此，他在離職後，因已無此政治職能，即輟筆不寫。又如韓偓，我們也可從其生平的前後經歷，以及身處於唐末亂世，來研究其任翰林學士對其人生態度與詩風

的影響。

這樣看來，唐代翰林與文學，是可以寫成一本專著的。我現在這一單篇論文，當然不可能對此作全面鋪敘。本文擬重點論述當時社會及一般文士對翰林學士特殊地位及身份的看法，由此即從幾個方面探索翰林學士的社會處境與文學交往，並就其任職期間與職能有關的文化活動，擇要介紹，以備學術界進一步作歷史—文化考索提供有關的線索。

一一

唐朝有好幾位詩文名家，是將翰林學士贊譽為“天上人”的。有唐一朝第一個寫贈翰林學士詩，是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垠》^[2]。張垠本為玄宗開元時駙馬，天寶前期人為翰林學士^[3]。杜甫於天寶五載（746）入長安^[4]，不久即寫有此詩。此詩前四句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學士院在皇宮內，身為學士的張公子，就猶如天上客星。又如王涯於德宗貞元二十年（804）由京畿藍田縣尉人為翰林學士^[5]，詩人劉禹錫特地寫了一首《逢王十二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6]，有句云：“厖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按此時劉禹錫任監察御史，秩正八品上，而藍田縣尉僅九品下，劉之官秩要比王涯高好幾階，但因王涯乃以藍田尉入翰林學士，故劉禹錫則特喻為天上人，自謙為難於隨從。另如蔣防於穆宗長慶元年（821）十一月十六日入院，同月二十八日賜緋^[7]。這時詩人王建亦在京師長安，寫有《和蔣學上新授章服》詩，云：“瑞草唯承天上露，紅鸞不受世間塵。翰林同賀文章出，驚動茫茫下界人。”^[8]這裏也以蔣防與王建自己比喻為天上與下界。

又如張仲素、段文昌同於憲宗元和十一年（816）八月十五日入為翰林學士，楊巨源作詩賀之：《張郎中段員外初直翰林報寄長句》^[9]，首二句即云：“秋空如練瑞月明，天上人間莫問程。”此

時楊巨源在京師任太常博士，後以虞部員外郎出任鳳翔少尹^[10]，張籍作詩送行，盛贊其詩：“詩名往日動長安，首首人家卷裏看。”^[11]元稹在《授楊巨源郭同玄河中興元少尹制》中也有贊譽之辭：“詩律鏗金，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12]元人吳師道《吳禮部詩話》亦稱其詩“清新嚴明，有元、白所不能至者”。有如此聲譽的詩家，竟特稱自己與這兩位友人相比，乃“天上人間莫問程”。

唐朝翰林學士上受到如此清高稱譽，確為當時風氣。但另一方面，翰林學士却另有一種社會處境，這裏提供三例，似為一般未曾注意的。

其一，韓愈《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

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13]

按韓愈於德宗貞元八年(792)進士登第，後歷仕汴州、徐州幕府，貞元十七年(801)冬至長安調選，任國子監博士，貞元十九年(803)冬遷監察御史，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得罪權臣，被貶為連州陽山令。貞元二十一年即永貞元年(805)八月，憲宗即位，大赦，量移為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元年(806)六月，又召入京，任國子博士^[14]。韓愈此篇《釋言》作於元和二年(807)，文中所稱鄭公為鄭絪。鄭絪於貞元八年(792)即任翰林學士，憲宗於永貞元年八月登帝位，於同年十二月遷其人相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至元和四年(808)二月^[15]。鄭絪在德宗時任翰林學士有十三年，地位應是相當穩定的，但他却對韓愈表示，他“時在翰林”，“不敢相聞”，連想索取一個文士的詩作都不敢，乃因“職親而地禁”。真有如韓愈另一首詩中所謂“深闥密”那種自我拘束之感^[16]。

另一例：柳宗元於順宗時與劉禹錫等隨王叔文參預永貞新政，終因得罪宦官，新政失敗，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直至元和

十年(815)。他於元和四年(809)致書與李建：《與李翰林建書》^[17]。按李建於順宗時在翰林學士任，元和元年(806)後出院，此文標題仍稱其為翰林學士，當為後人編集時所加，所謂“追呼其前官”^[18]，李建當時在長安朝中任殿中侍御史(《舊唐書》卷一五五本傳)。柳宗元特上此書，中稱“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後即詳叙貶所處境艱苦，“寸步勞倦”，因此“唯欲為量移官”，即使是“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也可承受，可以見出柳宗元當時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這封書信的末尾，述及京中幾位友人，謂亦已致函，請“求取觀之”，但特別提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敦詩為崔羣，崔羣於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入為翰林學士；所謂“近地”，即指學士院逼近於皇上內宮。按柳宗元與崔羣早期即頗有交往，德宗貞元中期，他與崔羣同在朝中任秘書省校書郎，有一次崔羣赴洛陽探親，柳宗元與友人餞送，並特地為其作序，說他與崔羣“忘言相視，默與道合”^[19]。有如此交誼，柳宗元一旦處於貶謫之地，竟不敢直接致函，而在與其他友人信中，也祇能委婉表示“默以此書見之”，可見當時對翰林學士禁忌之處境，是很看重的。

其三例：眾所周知，白居易與張籍是詩風相近、早有交往的詩友，但白居易於元和二年(807)入為翰林學士後，時任太常寺主簿閑職的張籍就避而不見，祇在病中寄一詩給他，中云：“君為天子識，我方沉病纏；無因會同晤，悄悄中懷煎。”^[20]後白居易有詩答之，並稍作解釋，稱：“君病不來訪，我忙往難尋。”^[21]後白居易因母卒，丁憂外出，期滿任太子左贊善大夫，此次也為閑職，張籍就常來訪談，白居易於《酬張十八訪宿見贈》一詩中抒云：“昔我為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唯君往來頻。”^[22]這當然如白居易於詩中所稱“況君秉高義，富貴視如雲”，有張籍的個性，但由此也可見當時人對“步登龍尾上虛空，立去天顏無咫尺”之近臣^[23]，有一種故意避開的心理。

當然以上三例也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如鄭綱於德宗時長期任翰林學士，而德宗對朝臣是十分猜忌的，如《資治通鑒》卷二三九元和十年(815)六月，記宰相武元衡被盜所殺，憲宗乃重用裴度，征討淮西，此時記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外廷大臣如此，內廷翰林學士也有類似情況，如杜黃裳為翰林學士顧少連所作的神道碑《東都留守顧公神道碑》，就特稱其在職時“周密自制”、“謹審見稱”^[24]；《新唐書》卷一六二本傳也稱其“閱十年，以謹密稱”。又如韋綬於德宗貞元時任翰林學士九年有餘，“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故不極其用”，後即自辭出院(《舊唐書》卷一五八本傳)。他還告誡其子，切勿任翰林學士，《新唐書》卷一六九其子韋溫傳，有記云：“(韋)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憲宗時，氣氛稍有緩和，但柳宗元乃因政治原因貶出，不敢直接致函翰林學士，可以理解。而張籍則出於一種個人自重心願，也可以理解。翰林學士與外界，主要是文字交往，盡量避開政治交結，這是唐朝所定的一種禁制，否則就要嚴加處分，如僖宗朝鄭延昌，就因此而勒令出院，時為中書舍人的劉崇望所草制的《授翰林學士鄭延昌守本官兼中書舍人制》^[25]，即稱：“親近之地，慎密為先；爾既不能，何爽居外。”因此杜牧論及文宗時翰林學士周敬復時，即特稱其“參密命於內庭，衆推忠慎”^[26]。

二

翰林學士建置於開元二十六年(738)，但編撰於開元二十六年的官方政書《唐六典》，却無一字提及；後修成於貞元中期的綜合性典章制度專著《通典》，也未述有翰林院與翰林學士。兩部正式史書《舊唐書》、《新唐書》，有專節記述，但甚簡略，且多不確，如《舊唐書·職官志》將翰林學士的設置延後於肅宗至德時期，而將翰林學士承旨又提前於德宗貞元時期；《新唐書·百官